

# 第一部 冰鉴七篇



## 第一章 神骨篇

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；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。他家兼论形骸，文人先观神骨。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

文人之神，当辨清浊；欲辨清浊，先观动静。

# 1

## 【原典】

语云：“脱谷为糠，其髓斯存”，神之谓也。“山蹇不崩，唯石为镇”，骨之谓也。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；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。他家兼论形骸，文人先观神骨。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

## 【注疏】

原典大意是：稻谷去掉了没有多大作用的外壳——糠，而留下的是稻谷的精华——米，这就是所说的“神”。山岳的表土虽然经常流失，但山岳却不会崩坍，因为有岩石支撑着，这就是所说的“骨”。人的“神”，主要集中在两只眼睛里；人的“骨”，主要体现在面孔上。其他行当的人群，如工匠、农民、商人和士兵，既要考察他们的精神状态，也要观察他们的情态体势；文人则主要考察他们的“神”和“骨”。

“神”在这里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，与“形”相对，意思是由人的意志力、注意力、生命力、行动力和气质、风度等构成，通过一个人的外观形态表达出来，特别是眼睛，所以原典中说“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”。注意不要把“神”与“精神”相混淆。

“骨”主要是指人的头部眼睛看得见、手摸得着的所谓“九骨”，不是现代人体解剖学上的骨骼系统。《冰鉴》中的“九骨”与一般相书的“九骨”不同。《冰鉴》的“九骨”指“天庭骨”“枕骨”“顶骨”“佐串骨”“太阳骨”“眉骨”“鼻骨”“颧骨”和“项骨”；一般相书的“九骨”指“颧骨”“驿马骨”“将军骨”“日角骨”“月角骨”“龙官骨”“伏犀骨”“巨鳌骨”和“龙角骨”。

《冰鉴》将“神”“骨”放在一起加以论述，表现出作者对“骨”的高度重视，因为历来的相学家都十分重视“神”，而这里却相提并论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“神”“骨”是观人的第一要诀。

## 2

### 【原典】

相家论神，有清浊之辨。清浊易辨，邪正难辨。欲辨邪正，先观动静。静若含珠，动若木发；静若无人，动若赴的：此为澄清到底。静若萤火，动若流水，尖巧而喜淫；躺若半睡，动若鹿骇，别才而深思。一为败器，一为隐流，均之托迹于清，不可不辨。

### 【注疏】

原典大意是：相学家在研究和观察人的内在精神状态时，一般分为清莹和混浊两类。清与浊容易区别，而邪与正就难以分辨了。要想弄清楚一个人内在精神状态的邪正，先要看他观物看人与无所观看之际两眼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。两眼处于静止状态，即无所观之际，目光熠熠，内蕴真情，一对眼珠宛如两颗晶莹的明珠，含而不露；两眼处于运动状态，即处观物看人之际，目光沉稳，敏捷犀利，双目就像青木吐芽，勃勃而有生气。两眼处于静态，目光清明，旁若无人；双目处于动态，杀机内藏，锋芒外露，就像瞄准了目标，一箭中的：以上两种神情清明透澈，属于纯正的精神状态。两只眼睛处于静态之时，目光像萤火虫一般，闪烁迷离；双目处于动态之际，眼光就像流动之水，看起来清澈却游移不定：以上两种目光，一种是善于伪装的神情，一种是内藏奸心的神情。两眼处于静态之时，眼光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；双目处于动态的时候，目光就像惊鹿一样惶恐不安：以上两种目光，一种是有智慧有能力而不循正道的神情，一种是深谋图巧而又怕他人窥见其内心的神情。具有前两种神情的人多半是有小毛病的人，具有后两者神情者则为含而不发之徒。以上各种神情都属于奸邪的神情，可是这类神情却常常混杂在清莹的神情里面，这是观人时必须加以认真辨别的。

原典进一步阐述“神”的辨别，着重从动静两个方面分辨“神”的清与浊和邪与正。其要点是从清浊入手，在邪正处着力。目光清莹，端庄镇静，就是清；目光昏暗，

左顾右盼，就是浊。值得指出的是，“邪正”与“清浊”并非对应。“浊”中无“正”可言，因此，“邪正”指的是“清”中的“邪”与“正”。

本条的重点是要十分注意“清”中的“邪”与“正”。

### 3

#### 【原典】

凡精神，抖擞处易见，断续处难见。继者出处断，续者闭处续。道家所谓“收拾入门”之说，不了处看其脱略，做了处看其针线。小心者，从其做不了处看之，疏节阔目，若不经意，所谓脱略也。大胆者，从其做了处看之，慎重周密，无有苟且，所谓针线也。二者实看向内处，稍移外便落情态矣，情态易见。

#### 【注疏】

原典大意为：观察人的精神状态，那种故作抖擞精神的人容易辨别，而那种介于假抖擞与真振作之间的情况就不易辨别了。精神不足，是因为故装抖擞而表现在外；精神有余，是因为自然流露而蕴含在内。道家有“收拾入门”的说法，如果用在观人上，其要领是：对尚未“收拾

入门”的人，要着重看其轻慢不拘；已经“收拾入门”的，就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和周密。对于小心谨慎之人，要从尚未“收拾入门”之时去看待，这样就可以看到，此人越是谨慎，行动就越是不精细、欠周密，总是好像漫不经心，这就是所说的轻慢不拘；对于直率豪放之人，要从已经“收拾入门”之时去看待，这样就可以看到，此人越是直率豪放，行动就越是慎重周密，一丝不苟，这种精神状况就是所说的精神周密。“脱略”（轻慢不拘）和“针线”（小心谨慎）这两种精神情态，实际上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，但是只要稍微外露，立即就会变为情态，而情态就比较容易看到了。

本条重点论述“神”的两种表现形式：尚未“收拾入门”和已经“收拾入门”。“收拾入门”要领是屏除杂念，以静待动。尚未“收拾入门”的轻慢不拘（脱略），已经“收拾入门”的小心谨慎（针线），通过这两者，难以捉摸的“神”就会变为情态而被观察到。

## 4

### 【原典】

骨有九起：天庭骨隆起，枕骨强起，顶骨平起，佐串骨角起，太阳骨线起，眉骨伏犀起，鼻骨芽起，颧骨若不得而起，项骨平伏起。在头，以天庭骨、枕骨、太

阳骨为主；在面，以眉骨、颧骨为主。五者备，柱石之器也；一则不穷；二则不贱；三则动履稍胜；四则贵矣。

### 【注疏】

原典大意为：九贵骨有各种不同的形态：天庭骨以丰隆而起为贵；枕骨以充实显露为贵；顶骨以平正而突兀为贵；佐串骨贵在斜上直插发际，其状如角；太阳骨贵在直线上升；眉骨以骨棱显而不露，隐然如犀角伏地为贵；鼻骨以挺拔而起为贵；颧骨贵在有力有势，不陷不露；项骨贵在厚实，不显不露。头部主要是天庭骨、枕骨、太阳骨，面部主要是眉骨、颧骨。这五个骨相具备者，就是栋梁之材；有其中之一，可以不穷；有其中之二，就可以“不贱”；有其中三种，此人就会有所作为，发达起来；如果能够具备其中四种骨相，此人一定会地位显贵。

原典主要论述九贵骨，指出各种骨相的贵处，认为“五者备 柱石之器也”。

## 5

### 【原典】

骨有色，面以青为贵，“少年公卿半青面”是也。紫次之，白斯下矣。骨有质，头有联者为贵。碎次之。总之，头上无恶

骨，面佳不如头佳。然大而缺天庭，终是贱品；圆而无串骨，半是孤僧；鼻骨犯眉，堂上不寿。颧骨与眼争，子嗣不立。此中贵贱，有毫厘千里之辨。

### 【注疏】

原典大意为：“骨”的颜色是不同的，面部以青色为贵，常言所说的“少年公卿半青面”就是这个意思。黄里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些，而像枯骨傅粉的白色则是属于最下等的颜色了。“骨”有一定的气势，头部的骨贵在彼此贯通、相互关联，散乱支离的就略次一等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头上没有恶骨，面相好不如头相好。但是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不隆起，最终也只能处于卑贱的地位；如果头圆而佐串骨隐伏不见，多半要沦为孤贫的僧人；如果鼻骨冲犯了两眉，父母一定难得高寿；如果颧骨贴紧眼尾而颧峰凌眼，一定缺乏子孙后代。这里面的富贵贫贱，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的差别。

此条主要论述骨的“色”与“质”，而重点在于“质”。“色”，明说是“骨色”，其实是呈现出来的颜色。“质”主要是指骨的结构和长势。色以青为贵，质以联为贵。

### 【解读】

《神骨篇》主要是论述“神”与“骨”的，作者企图通过“神”与“骨”去观察人的“邪”“正”和“贵”

“贱”等。这是曾国藩观人术的第一要诀，所以他说：“开门见山，此为第一。”

### 以“神”识人：“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”

“神”是曾国藩识人的重要方式，能够传神的地方，曾国藩认为“具乎两目”。从外表上去考察人物，最重要的在于观察其“神”，这“神”主要集中在眼睛里。这种“神”，有人称之为精神，这是不恰当的。

什么是“神”呢？

“神”比日常生活中的“精神”内涵丰富得多，是人的各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物，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。这种精神状态不会因为外貌的美丑，皮肤的黑白而发生变化；也不会因一时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大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神具有很强的稳定性。“神”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，可以穿越各种干扰而表现出来。“神”是一种气质，一种风度，但是，“神”应该比“气质”和“风度”更加丰厚和饱满。

虽然如此，但是“神”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，而是有所依托的。古书上曾有这样的诗句：

神居内形不可见，气以养神为命根；  
气壮血和则安固，血枯气散神光奔；  
莫标清秀心神爽，气血和调神不昏；  
神之清浊为形表，能定贵贱最堪论。

从这首古诗里可以发现以下问题：

一是“神”跟“形”“气”“血”之间的关系。

“形”是“神”的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。“形”出于“神”，是由“神”所产生出来的；同时，“神”又蕴藏在“形”之中，由“形”来加以显现。观人的时候，观“神”要察“形”，察“形”也要观“神”。

“神”贯穿在生命的全过程之中，是生命力的重要表现特征。生命力旺盛，气血就旺盛，“形”就表现出勃勃生机。如果血枯气散，就必然精神恍惚，“形”就会萎靡不振。“神”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蕴藏于“形”内，决定着“形”的风采和神运。中医曾有“形有助于养血，血有助于养气，气有助于养神”的说法。“形”备则血畅，血畅则气顺，气顺则神明。如果血不畅，气不顺，心情就会浮躁，此种状态之下去办事，自然不会取到好的效果。

人体内部各方面的要素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应该有一个较长的时期。如果长时间的血不畅、气不顺，精力就不能集中，办事效率自然低下，才能就难以发挥，事业发展无望，观人者凭此下断语，所以往往出言如神。相反，一个人长时间地处于血畅气顺、神安体泰的状态之下，一旦需要，精力马上高度集中，激发体内潜能，本来只有五分的能力，一下子长到七分、八分，超水平发挥，长此以往，自然事业有成。观人者只要善于抓住这一“信息”，自然会判断如神。

这种分析未必合乎曾国藩的“神”的意义，但是也不会离得很远。因为“神”虽然比气质、风度类的东西更加

具有稳定性，但是它可以通过磨炼和调合来加以调整，特别是后天磨炼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后天磨炼对于生命力、行动力、意志力和思考力有极大作用。实践证明：通过锻炼和加强营养可以增强生命力，不断地处理事物和协调关系可以增长行动力，不断地磨炼和陶冶可以加强意志力，在学习和运用中逐渐地完善思考力。四个方面统一协调地不断发展，相互促进。生命力是基础，行动力是武器，意志力是动因，思考力是统帅，四者的协调发展，“神”就会更加圆润纯熟。修养深浅的差异，“大才”神光内敛，“中才”锋芒毕露，无光无神，自然就无足论了。可能正是因为如此，曾国藩郑重指出：“他家兼论形骸，文人先观神骨。”

凭经验可以知道，读书读到相当的程度，头面上就会产生与人不同的气质。据说，读书读进去了，会形成一种气功态。读书人读书就相当于在长期的“练功”，自然会与人不同的气质。那么，怎样去识别这些文明面纱下的文人儒士和谦谦君子呢？曾国藩的办法就是“文人先观神骨”，核心还是察“神”。曾国藩饱读诗书，科举出身，不得已才握笔从戎，经过多年征战，终于大功告成。行军打仗，最重用人，他一生中，从文人之中擢拔了很多将领，网罗了天下很多读书人，凭“文人先观神骨”六字，成就了一番大事业。

二是“神”有清浊之别，“神”的清浊与贵贱的关系。古书中说：

眼明则神清，眼昏则神浊。清则贵，浊则贱。清则寤多寐少，浊则寤少寐多。

这段话主要说的是眼与“神”的关系。眼睛的明亮还是昏暗直接关系到“神”的“清”和“浊”，也就是实践上的“贵”还是“贱”。

眼睛不仅是摄取信息的重要工具，也是传达信息的重要窗口，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”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一个人的七情六欲，往往都会通过眼睛表现出来，传递出去。中医认为，眼睛与五脏相通，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。一个健康的人，眼睛必然光彩照人，炯炯有神，体格健壮，精力充沛。如果目光呆滞，没有活力，那么，此人的身体必然欠佳。因此，通过眼睛去把握人的精神世界，是有道理的。曾国藩认为“一身精神，具乎两目”是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。

### 以“骨”识人：“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”

“骨”也是曾国藩观人识人的重要方式，“骨”能够作为识人的地方，曾国藩认为“具乎面部”。“骨”之所以与“神”相提并论，就是从“骨”中可以窥见“神”。虽然如此，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，曾国藩对古代骨法，研究是颇深的。

“骨”怎样传达出“神”，观察起来是很难的，因此常常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。实际这并非神秘莫测，只要肯下

功夫，在实践中不断体会，总会悟出其中妙处。但“悟”起来是困难的。正是基于此，作者在开章明义第一章就打了两个比喻来对“神”与“骨”加以说明。

古人认为，人的体貌主要是由“骨”及肉构成的，因此，“骨”和“肉”的自身结构和素质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，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模式，决定着人体外貌的优劣。据此可以说，“骨”相的优劣，往往标志着人的体貌，甚至可以说决定着人的广义人格之优劣。另外，头是一体之首，百骸之长，因此头部骨骼的优劣，又是整个人体优劣的重要标准。而面部不仅是一头之表，同时也是一身之表，因而面部各骨的优劣，更能体现出人体骨骼的优劣，因此曾国藩才断言“一身骨相，具乎面部”。

人体对骨相的要求应该是均衡、相称，符合要求的，被称为佳骨。骨相长得好，一般意味着先天遗传和后天发育良好，身体健康，充满活力。并且，骨相好的人一般姿容端正，风度翩翩，常常给人以好感和美感，得到人的青睐。人们对“佳相”或“恶相”早已“胸有成竹”，因此，对“佳相”关注有加，对“恶相”则无端仇视，如此以往，本来很难论证好坏的“佳相”或“恶相”就被人为地变成了现实。

应该着重指出的是，能够传“神”的往往只是头、面之上数量不多的几块骨头。譬如古书所说：

骨节像金石，欲峻不欲横，欲圆不欲粗。瘦者不欲露骨，肥者不欲露肉。骨与肉相称，气与

血相应。

这是对骨相的总体要求。民间常说：“象鼻鹰嘴，挖人脑髓”。这是“恶相”在一般人的脑海中留下的“口碑”。

## 神有余和神不足

精神状态可以分有余和不足两种。

精神状态有余的人：目光清莹，看顾不斜，秀眉修长，精力充沛，面容疏朗，举止潇洒。极目远眺，目光像秋阳之照霜天；收目近观，眼神如大地回春和风轻抚绿色。碰到事情，镇定沉着，刚毅果敢，如猛虎步入深山；与众人交往，关系融洽，但于众人之中，出于众人之上，有如苍鹰翱翔于雪原之上，骄美而悦目，成为众人的观注点。

精神状态有余的人：坐着的时候，安如磐石；卧睡的时候，就像栖鸦一样岿然不动。他行动起来，洋洋洒洒，如大江平原之水缓缓前进，其势不可阻挡；他站立起来，敦敦昂昂，如孤峰挺立于平川之上，其势伟岸独立。不随便说话，气定神闲；不轻易发火，沉默静宁。喜怒哀乐不动心，荣辱毁誉不变节。面对纷繁世事，能够守贞如玉，心如止水。

这类人物，不以物喜，不为己悲，深得众人钦佩，做事有大家风度，前程当然远大。

反过来，精神状态不足的人，无精打彩，头脑昏昏，似醉非醉，经常就像喝醉了酒。他们不愁而像愁，经常忧心忡忡。不睡想睡，才睡又醒；不哭像哭，一脸哭相。不嗔似嗔，不喜似喜，不惊似惊，不痴似痴，不畏似畏。

他们的神色昏乱，容仪浊混，神态恍惚如犯大错；他们言辞闪烁，隐匿不定，顾影自怜，有如女人遭人凌辱的感觉。

这类人物，面色开始时艳如桃花，继而就暗淡无光；言辞初时快捷，接下来就口吃木讷。他们做事往往龙头蛇尾，有始无终，其前程一般人也可以预见。

仅凭一个人的外貌去判断一个人是极靠不住的，因此，从外表上去识人，主要是抓住精神状态。行为或为洒然，或为凝然，这是由于内心的清明或厚重所致。内心清明厚重，思路必然清楚，大脑必然清醒，判断事物必然比较正确。

曾国藩对此自然是烂熟于心的。他识人的故事很多，其中以识江忠源最为有名。

江忠源（1812—1854），字常孺，号岷樵，湖南新宁人。他在湖南的偏僻山中苦读，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去拜见过曾国藩。当时，曾国藩已是二品大员，江忠源只是一个待进科举的晚辈。两人见面，谈得很投机。曾国藩也很器重江忠源。告辞之时，曾国藩目不转睛，目送江忠源走到门外。

曾国藩对左右人说：“这人将会立名天下，可惜悲壮惨节而死。”